

冬夜

◆杨华

当冬夜浓郁的黑缓缓地在城市里洒开，所有的焦躁和忙碌便都瘫软下来。小区里的高楼伸了一下懒腰，渐渐苏醒过来，那些像蜂巢一样的建筑被一扇扇点亮。每一窗灯火都让我好奇，像孩子无邪的眼睛，虽然静静地保持着沉默，但都有自己的故事。它们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情景剧《我爱我家》，人世的故事都会在一窗灯火里发生，只不过没有观众的哄笑，只有我一个孤独的旁观者。那些未曾睁开的窗口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主人还在办公室焦头烂额，还是在灯红酒绿中觥筹交错？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迟早要回来，让灯光挤出窗口，接着倏然而灭，最后脱下一身疲惫沉入梦乡。

冬夜宁静而深沉，好像整个空间都被撕扯得空旷无边，听觉的刺激会被极度放大，所有的声音都显得悠远而清晰。大道上车流摩擦路面的声音像河流在山涧奔涌地咆哮，又像滂沱大雨暴躁地喧嚣。我经常误以为窗外正有一场淅淅沥沥的冬雨悄然而至，但又不敢确定，便打开窗户伸手试探，只有寒风地拂衣。视线穿过楼楼的缝隙，那些疾驰的车一闪而过，他们要去哪里？他们都在忙着什么呢？

“啪”。某个角落，一颗鞭炮在孩子们的恫恫下炸响，“啪”的清脆粗暴地撕开了冬夜浓重的宁静，不断地在小区上空横冲直撞。我想没人会去咒骂，只有了无趣味的人才会生气。那“啪啪”的脆响牵着我回到了悠远的童年。小时候，提心吊胆地挨过领取成绩单的日子，孩子们便会像淋湿的小鸟一样抖落掉一身的烦恼，尽情享受寒假的海阔天空。小时候的农村物资匮乏，大多数家庭过着自给自足的艰苦生活。而门口莽莽苍苍的群山阻隔了大家的视线，没有残酷的比较，我们自然过得满足且快乐。攥着皱巴巴的零花钱，蹦蹦跳跳地来到小卖部，火急火燎的买走两盒“刮炮”，一路上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准备玩出一百种爆炸的花样。

插在牛屎上，丢进泥塘里，“刮炮”便让它们开出了各式灿烂的花，虽然转瞬即逝，却足以让我们欢呼雀跃一阵。如果有人不幸被漫天飞舞的牛屎溅到，还没等他破口大骂，大家便都一哄而散，各自躲进角落里幸灾乐祸、窃窃发笑。我喜欢蹲着观察刮炮迸发的力量在牛屎上划出的大坑，就像散着花边的大碗，又像战场上微缩的弹坑。我想破坏是人类的的天性，而小孩基本都是在破坏中获取快乐的。想历史上以征服为目的战争，无不是伴随着蹂躏和破坏，好像只有破坏，征服者才会有有一种原始暴力释放后的酣畅淋漓。诸如项羽眼里熊熊燃烧的未央宫和闯王身后化为灰烬的紫禁城。

如果站在老家对面的山上俯瞰整个村寨，我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宁静。那些依偎在一起的黑瓦木屋在绿荫的掩映中静静地站着，偶尔有几家悠悠的吐着几股炊烟。人世沧桑，不知道它们在那里矗立了多少年，婴儿呱呱坠地的哭闹和送葬队伍里孝子贤孙的哭喊在这里不断上演，我却无从知道它们曾经最初的主人。村里老人人口口相传的英雄事迹淹没在岁月中，而那些荒草萋萋的坟冢坍塌在荒野里再无人祭奠，再也分不清高贵与卑微。“啪！”一声炮响悠悠地传来，慢慢地铺开，在空旷的空间里显得轻盈而悠远。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点燃了炮仗，或许是我逝去的童年扔进火塘里的炮仗，直到某一个宁静的冬夜便悄然炸响。

在我看来，冬夜里第一声炮响就像枝头冒出一棵嫩芽一样，预示着春节的临近。它让我无比的兴奋和温暖，就像久违的老友在滚滚人流中一声热切的呼唤。当我转身回头，循声望去，那些风尘仆仆的游子正顶风冒雪焦急地赶回家。眼前的家从窗口透出昏黄的光，母亲佝偻的身影映在窗玻璃上，她站在门口，瞬间泪眼婆娑。妈！喉咙哽咽，无人应答。他迈开步伐伸手推开家门，将一身风雪甩在身后。

冬夜是温暖的。屋外风雪交加，屋内温暖如春。一家人围着火塘，或家长里短，或沉默不语，算不算围着火炉话呢！一围火塘便是一方人间的酸甜苦辣，腾腾的火焰就像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真有一种“今夕复何夕，共此烛光光”的感觉。在这样的夜里，我会在墙壁上挂一个洁白的糍粑，一边倾听父母轻声细语地交谈，一边观察火焰对糍粑热烈地拥抱。随着“噗嗤”一声响起，糍粑便像熟透的西瓜裂开了口，霎时，白色的雾气喷薄而出。我急不可待的“火种取吧”，龇牙咧嘴地在两手间来回倒腾，嘴里还不时发出“啾啾”的声音，趁着滚烫的糍粑没缓过神来，咬上一口，果然软糯香甜，口齿留香。

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逐渐热闹起来。房前屋后，左邻右舍，洋溢着幸福欢快的笑语。如在平常的日子，年轻人各奔前程，留下孤独的老人踽踽独行在灰暗压抑的老宅里，总给人一种悲凉凄清的感觉。时代在发展，儿时那种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的乡村美景很难再见了。很多人在城里安了家，很难想象当那些衰老的身影远远地消失在村头巷尾，沧桑黝黑的木屋被喷上“此户长期外出”的字样，幽深的村中小道会不会长满青苔，漆黑的屋檐角落会不会吊满狰狞的蝙蝠。没有人的滋养，历经百年风雨的幢幢老屋终将颓败，化为废墟尘土。直到某个游人怀着猎奇的心态从“水绕孤村，树明残照”里走走停停，四下张望，就像在凭吊远古的遗迹。

幸好还有春节。留守的老人站在村头翘首盼望了三百多个日夜，每次都落寞地拖着衰老的影子蹒跚而归。而今，春节临近，孩子们扛着行李推开了家门，草草拍掉尘土，哈着气搓搓手，嬉闹着挤到火塘边。隔壁的矮子兄弟听到熟悉的声音，便扯着嗓子大喊：大哥，来我家坐哈！农村很少

有水泥浇筑的高大围墙，最多也只是低矮的土墙，大家的对话没有任何阻碍，在寒冷的冬夜传得清晰明亮。他正陪着二公、二婆烤火。估计那时二婆正坐在火坑边摇摇晃晃地打着盹，二公正捏着小木棍翻弄着微弱的火堆寻找熟透的红薯，而矮子已推开“吱呀”作响的屋门，冒着凛冽的寒风朝我家走来。

在夜里，孩子们像一群麻雀一样兴奋的东奔西跑，房前屋后都是他们的欢笑。一会在倒立的饮料罐里点燃一颗刮炮，慌乱的能量将它冲得老高；一会又端着玩具枪转腾挪追逐黑暗中的人，吊着两条鼻涕的大脸上，一双眼睛泛着英勇无畏的坚毅。偶尔有人扯着嗓子哭喊，烤火的大人也无动于衷，因为路过的左右邻居自然会调解好纠纷。可正当哭声在轰然而起的欢呼里，像小蛇一样缩回草丛，消失不见，他们又如神兵天降一样猛然推开屋门，像小猪一样拱开大人的身体，歪歪扭扭地挤到火坑边，伸出破裂的双手迎接火焰的舔舐。大儿子喘着粗气，站在门槛上，头已触到门楣，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那时我也站在上面摇着“嘎嘎”响的木门，问妈妈弟弟怎么还不回来！在烟雾弥漫的灶边忙碌的妈妈突然停顿下来，像是若有所思，随后转头对我说道：过几天，过几天就回来了。

冬夜的老家是自由温暖的。家家户户都大门敞开，灯火通明。不用敲门，推门便入，映入眼帘的永远是一围火塘。主人会热情地招呼你坐下烤火，同时端出瓜果招待。老人烧的火塘火力微弱无力，哪怕有火焰，也如风中之烛颤颤巍巍将熄未熄，除非来了客人，他们才会舍得添柴加火，好像这是一种隆重的待客之道。年轻人烧的火塘始终热情四射，烈焰腾腾，看那跳跃舞动的火焰不时撩拨着坑上的腊肉，散发的温暖像小猫一样在每个人身上跳跃游走。火塘边的



老人通常是沉默的，好像见惯了人情冷暖，便对之后的岁月失去了激情和期待。而年轻人就不同了，在一坑大火的烘托下，他们推杯换盏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热切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虽然现实并没让他们一帆风顺，可他们依旧斗志昂扬信心满满。我想这就是农村人的朴实豁达吧！不然这万家灯火该为谁点亮呢！

记忆中，每到过年的时候，隔壁的三姑婆家是最热闹喜庆的。因为她的子女都拖家带口地从远方回来。祖孙三代，十几口人齐聚一堂喜气洋洋。三姑是个豪气的人，烤火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他会在院子里放一口大锅，然后从码放整齐的柴堆里抽几块木架架在大锅里，烧起大火来。熊熊燃烧的大火带着“咩”声在半空中张牙舞爪。他们一家人围在大火边，火光一闪一闪地映出他们通红的脸，同时拼命撕开一院的深深黑暗。在这时，没有人会嘘寒问暖，在沉默中享受这份难得的温馨也是幸福的。通常三姑公高兴了，几杯酒下肚，便会一边唾着酒，一边喊几嗓山歌。而三姑婆一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道在忙着什么，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念叨个没完，好像有太多的事在牵扯着她。让我感动的是她对父母的孝心，从三十夜至正月十五，三姑婆都会在每天的早餐、晚饭后庄重地在堂屋的供桌上摆放瓜果，然后一边念念叨叨，一边虔诚的给逝去的父母烧纸香。

三姑婆家是村里不多见的围着高墙的人家，但跳跃的火光和吵嚷的欢声笑语依旧像调皮的孩子一样翻过了墙头，嬉嬉笑笑地朝我招手。她家的铁大门是一根根铁管焊接的，整个门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方格子，在我的印象中随时都是紧紧地闭着，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实际上它热情而含蓄，只要轻轻一用力便能推开。通常会先趴在铁大门上向里张望，然后推开大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听到人声，在屋里转来转去的三姑婆就会停止念叨，热情地迎上来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板凳上。有时候我会故意说：姑公，火太小了，一点都不暖和。这时有些微醺的

姑公就会生气的嘟囔道：你姑公家柴多的是！一边说一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堆柴的角落抱几块劈开的松木架在大火上。瞬间“干柴遇上烈火”，火焰“轰轰”的往上窜，院子被照得透亮透亮的。因为火力太猛，我只得用手提着板凳连连后退。我坐了一会，打声招呼起身要走，在屋里转来转去的三姑婆立即跑来拉住我，捏着腔调，嗲声嗲气地说道：杨华那么乖，外头冷，多烤烤火嘛。好像烤火是对我的至高礼遇。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穿山越岭，一身风雪，夜归的孩子推开家门后便看见妈妈在热气腾腾的灶台前忙着夜宵，角落一坑大火嬉嬉笑笑地等着，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我有些难为情，扯了一百个理由，态度坚决，三姑婆转身抓了一把瓜子塞进我的兜里，送我出门还不忘叮嘱让我等等又来。

这是寻常百姓的“一围火坑”，没有惊世骇俗的壮举，没有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没有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有的只有寻常巷陌的人间烟火和温馨平淡。而大人物永远端着架子，正襟危坐，身边的人无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他们活得像老牛一样沉重，热烈的大火烘不暖如履薄冰的心。北宋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与太宗赵光义来到赵普家，三人席地而坐，围着一堆柴火烤肉喝酒。本是大快朵颐、飞觥走斝的时刻，大家聊聊天本也可，附庸风雅也罢。偏偏三人在肉香四溢的屋子里指点江山，运筹谋划，把百姓的生活情趣牵扯进腥风血雨的浩大历史场景里去了。不知道后来有多少阴谋毒辣的阴谋是在华灯初上的傍晚敲定，有多少丑恶污秽披着楚楚衣冠潜行在引车卖浆的市井里，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将在他们的谈笑间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我想大人物终究无福消受这平民百姓的乐趣，“烛影斧声”的阴谋早已在深宫里酝酿，并注定要在某个夜晚实施，为后人留下无尽的悬念。

记忆中，每当我因困到迷迷糊糊地睡去，半夜又朦胧的醒来，三姑婆一家的欢闹声依旧隐隐约约地穿透寒冬挤进我的屋子，让我莫名感动。这不就是人们一直追寻的幸福吗！

这世上有热闹，就有清静。每个人走着走着就远离了喧嚣，最后蜷缩在孤独中，假着凄清的火坑回忆打盹。就像满公、满婆年届古稀之年，孤零零地守着一方幽暗的老屋，除了一条老狗无精打采地窝在火塘边，就只剩下几只母鸡觅食时“咯咯”地轻吟。这四合小院，原先住着两户人家，后来一家搬走，老人的儿孙也成家立业另建新居，剩下风烛残年的老两口佝偻着腰，在昏暗的过道和满是青苔的庭院“打壁行蹒跚”。

冬夜里，寒气刺骨，老人却舍不得烧柴取暖，偌大的火塘里燃着若有若无的火苗，满公就蹲在塘边，将手伸进火塘里，像是要把那团不大的火苗紧紧抓住。我想那团火苗的热气是不会消散了，已经被他紧紧攥在手里，然后顺着某个经脉如涓涓细流一样流遍全身。他见到我，便拉开了灯，屋子里瞬间挤开了一圈昏黄。满公招呼我坐下，并顺手从旁边拾起几根木棍，掰断后扔进火坑里，在一阵“哗啦啦”的吵嚷后，冷清的火塘总算热闹了起来。我也伸出双手迎接火的拥抱。一个年轻人，一个垂垂老者，围着大火，相顾无言。我主动生硬地寒暄几句，寡言的满公才打开话匣子，讲起了故事。他说解放初期，有几个解放军就住在这栋老屋开展工作，期间，秋毫无犯，真的是纪律严明的部队。话语间，我看到了满公眼神里流露的敬仰之情。此时，我不由环顾四周，惊讶着这衰朽的木楼子竟然与一支光荣的队伍有关。是不是在某个寒冷的冬夜，那些解放军战士也会在这老屋里围着火塘商讨着工作的进展！

我们正说着话，满婆端着瓜子从黝黑的角落里走出来，然后放在我的旁边。她自顾自地埋怨道：人老了，眼睛看不见了。我说应该换一个瓦数大一点的灯。可转念一想，眼睛都看不见了，灯光不亮已经不重要了，那如红柿子一样的电灯，最多只起到陪伴的作用。不过，聊胜于无，起码让他们和子女安心吧！想到这，一股悲凉的情绪涌起，让我坐立不安，随后，我客套几句就匆匆离开。这是他们的生活，我偶尔的关心只能安慰自己，却很难驱散这一屋的冷清。

农历正月初八一过，农村与城市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大年三十、初一、初二直到初七，城市就像被荒废的蜂巢，剩下不多的本地人在建筑林立的大街小巷里倔强地点亮一窗灯火，稀稀拉拉的，让人感觉像是经过了一场浩劫。这时的人们大都回了农村老家过年，曾经，对于人们，城市只是一个梦想，而今当梦想在现实里安家落户，农村好像变成了寄托乡愁的驿站、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那一幢幢冷清的老屋才会抖擞一下精神，透出灯火，升起炊烟，腾起欢笑。而大年初八以后，它们又像落寞的孩子瑟缩在角落里静静苦挨斗转星移地无情变幻。

子女们都离家谋生，空荡荡的院落里还残留着孙子们燃放的鞭炮碎屑，偶尔随风翻滚着。三姑公站在院子里啾吧着草烟，落寞地望着远方。最怕挂在堂屋上的太太用烟杆敲她脑袋的三姑婆，依旧按照习惯早晚为逝去的父母燃香祭奠。她站在供桌前紧闭双眼鞠躬作揖，依旧念念有词，我想她是在为远行的子女祈祷。院子里的铁锅盛着早已冰冷的灰烬，哪怕春寒如何料峭，都不会再燃起大火，直到腊月的时候，才会被三姑公从角落里拖出来犒劳回家的孩子。清冷的深夜，我辗转难眠，二公起夜推门发出的苍凉尖锐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异常刺耳，我却听不见三姑公家传来的欢笑。黑夜裹着寒气，冰冷刺骨，估计明天早上又要打霜了！

花花坟赋

◆覃嵩松

民国烟云杳，龙风池雨寒。溯彼覃公梦松，主政一方，人称三公之贤。开蒙馆以兴教化，凿陂塘而溉桑田。然则功名易朽，石碣难全，唯余蔓草荒烟，空对断碣残砖。呜呼！百年兴废，岂独斯坟？今以芜词吊荒冢，试为往圣续遗篇。

昔者三公歿世，嗣裔莒莒。三百匠师挥汗雨，三载星霜锻玉璞。镂石成云霞之态，雕甍作鸾凤之鸣。双狮镇墓若风雷，群仙浮壁似闻箫笙。游鳞跃于渊藪，飞鸟栖于琼英。一碑镂空，透玲珑之月色；万窍通明，映璀璨之斗辉。观者拊掌，谓“花花坟”者，岂非天工夺造化，鬼斧泣山灵？

然则谤言倏起，谓是剥民膏脂。群氓汹汹，不辨玄圭。铁锅碎琼瑶之骨，火燎焦翡翠之肌。狮首委尘泥，忍见金睛泣血；凤翎折蒿菜，犹闻清

咽含悲。镂空碑裂作千片，如散落之星辰；浮雕壁坍为万砾，似凋零之棠梨。可叹百年心力，毁于一旦愚痴。

今吾来瞻，但见：断碣苔侵旧篆，残狮目眈生蒿。月穿碑窍，恍若当年银丝络；风过石隙，依稀往岁玉馨敲。螭蚁营巢于雕栋，蝙蝠悬栖于画栲。昔之精魄，尽化磷火荧荧；畴昔风华，都付野蔓夭夭。牧竖笑指说旧事，村妮闲坐补鸛袍。

太息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观此冢兴废，岂无深意？昔人营之极奢，后人毁之愈厉。物极必反，道在损益。若使覃公泉下有知，当悔生前盛举。然则石可碎而艺不朽，冢虽毁而名难蔽。今之残石遗雕，犹令观者拊舌——彼三百匠师手段，真乃斲轮老手，足为后世垂范也！

巍巍梵净山，悠悠沅江水。印江古邑，茗茶芳香；緬瞻遐册，誉满天下。观自然之鬼斧神工，黔省第一名山，峡谷幽深，云蒸霞蔚。九十九溪水，林籁泉韵；八百里云海，裙裾飘飞。承天地之营造，四季温润和煦。

悠悠千载，史志记辉煌；匆匆百年，古茶品春秋。仰日月，俯沧桑。敬神农之胆识，尝茶叶为药方；品陆羽之诗情，阅《茶经》之线装。抒怀咏志，奇思冥想。从来豪客多饮酒，自古雅士常品茗。高朋至，茗何处？高山云雾出好茶，好茶从来伴名山。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永乐辛卯，梵净灵芽被赐封为贡茶。高一尺乃至数尺，叶如椀子，花如白蔷薇。就其造之异，曰红茶、绿茶。琥珀红茶，定植于梵净山；翡翠绿茶，滋养于印江人；今我为赋，叙红茶之流芳；思州方物，含红人间。

红木箱柜，红茶下子；不移植，植生子。多子多福，矢志不移；百年好合，珠联璧合。生态佳饮，茶正佳品。品牌响亮，旺销于四海。

层峦叠翠，竹雨松风。红茶叶片万千绿，逢山遇泉笃不倦。种于苍岭奇峰之险，傲群山；生于灵气充盈之地，觅沃土；长于生态绝妙之山，塑清风。吸天地之仙气而孕育精华，品质卓尔不凡。

红茶之美誉，岂敢独关乎山水？红二、六军团，会师于木黄；将军山上纪念碑，俯瞰苍穹。水啸印江而觉醒，风飏梵净而激昂。茶山顶上歌唱红军，红茶赓续红色基因，续后世之华章。

筑巢引凤，项目招引。千米之山巅，有贵县红茶；千亩之茶园，洋溪蒋家坝。之属，兼以生烂石为上者，野者上，笋者上，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客。印江红茶，续贡茶之精髓，今有宏源之于出口，茶投之于云投，云云。长号相迎于众企，贵客满座于茶楼。豪商巨贾纷沓而至，南朋北友携手而来；收藏品鉴精神爽朗。

得红茶技艺之世代传承，于思邈水畔，挂榜山之巅，茶之笋者，若薇蕨始抽，妙龄女子，肩挎篮，凌露采焉，

晨迎旭日，玉指翻飞，为茶之牙者。晚披霞霞，背篓奔忙；茶园万亩，绿色葱茏，凌晨采摘，谈笑风生。其日有雨不宜采，晴日有云不宜采，晴采之。叶有千万状，光润润泽为上者。至叶凋，沮焉其状貌为下者。

于青瓦白墙，水筛簸箕间，以铜铁铸之风炉，或泥铸为之土灶。锅以生铁为之，滑于内，易其摩擦；沙涩于外，吸其杂质；脐长沸中，未易扬刚，其味淳也。高超大师，竭尽才华，精心制造而复杂。已时萎凋，使叶凋而色鲜；酉时揉捻，使溢汁而形成；戌时发酵，使味润而滋醇；丑时烘焙，使型美而芳芬；寅时分拣，利于保质保真。芳香浓郁，茶汤红橙。消炎杀菌，养胃拒寒。

历经陶冶锤炼，苍翠奇葩，初有收获喜开颜。条索红柳，终成佳品，傲视群英，奉人间。能煎可泡，收细细赏；收藏赏鉴，称赞颂扬。

闻世间之乐音，多飘逸于山水间。好山好水煮好茶，细品细嗅闻茶香。嗟

夫！一道好茶，以水为贵，火攻淬炼，文武兼备。印江山泉，飞瀑错落，清澈明亮，冬暖夏凉。火酌之以饱，其水，用山水为上者；其火，用木炭为上者；其沸，沸如鱼目为上者。聚龙之水沏于白瓷碗，观叶片舒展，上下浮游，花果香，茶汤清腹，甘润而清凉；取来木泉以沏于青瓷碗，观春朝日出，秋阳西落，红毛峰，入口清甜，柔韧而绵长；取云上天池之水以沏之，观红光带彩，金芽、蜜香，烈焰熔金，入喉清爽，回甘生津。酌分三碗，乘热连饮为宜；松间石上，瞰泉临涧，抚磊跻岳，兼煮繁筒。饮茶入境，岂不快意人生！

诗养精神花性性，酒醉春风茶醉心，清心雅欲；无边风月任追寻，红云金顶笑吞天，豪情平添。茗采梵净，水抱江山。两耳清静世界，领悟行云流水；酣饮琼浆玉液，坐看清风朗月；一杯红茗，两袖清风；邛江滋养，源远流长。君子惜之，定当品茗论道。癸卯四季春，红茶往寄于京城。夏之吉日兮，际良辰以将宴。印江夏哉兮，名山出好茶；红茶妙哉兮，占尽天时地利，再铸辉煌。



◆魏红敏

新屯千年银杏赋

◆李坚

印江毓秀，杨柳含章，新屯承瑞，灯盏耀芒。挺银杏之嘉木，历世代而弥昌。千岁巍峨，撑天地之雄气；根盘厚坤，纳古今之悠长。

观四世同堂之古杏，春时嫩蕊初萌，似星华乍闪；夏际繁枝盛展，若翠幕高张。秋临金箔纷纭，飒飒而落英幽凉；冬遇寒柯傲立，铮铮而劲节凌霜。经千年风雨沧桑，历万载春秋愈强。

踏山水田园之故土，梵净龙脉齐聚，通荆楚而连潇湘；原生石鸭列成，藏龙凤而呈吉祥。似仙禽栖息，闲瞻世态；若瑞兽相守，静览沧桑。古杏作凭，见证兴衰世相；山川为侣，历经尘世之央。每念昔辰，幽思怎量？

遥忆李家太子，心怀壮志。亲率红号雄师，义起乡邦。先攻石阡之府，后

震宸廷八荒。虽烽火销沉，然英名永存，长伴良木苍苍。岁月迢迢，青史飞扬。英雄虽去，浩气恒长。

千年古杏，德润四方。庇佑黔黎，善念昭彰。稚童嬉闹其畔，笑语萦于林莽。耆老座谈往昔，逸情醉于斜阳。家族和睦，共品天伦之喜；世代相继，同书孝悌之芳。为士者，当效杏叶除疴，济助苍生于危难；宛如杏仁益体，增延益寿于平康。

岁在甲辰，时维三秋，游子李坚，重返梓乡。瞻神树之芳华，叹星河之遥远。感浮生如若梦，似隙驹之迅往。唯斯神木，抱朴守常。历沧桑而不朽，经浩劫而弥刚。愿明日之故土，如古杏之繁昌。垂盛名于千古，载美誉于瑶章。定许山川之永久，共沐日月之辉煌。